

世界文學譯叢

美國的悲劇

下 冊

美國 德萊塞著

許 汝 祉 譯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文 學
美 國 的 悲 劇

著 者 德 萊 塞
譯 者 許 汝 祉

書號, 033 開本, 762×1067 1/25 印張, 51⁷/₂₅

字數, 851 000 插圖, 1 定價頁, 670 [70]

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本次印數 3 000 冊

3 001-6 000

定價 46 900 元

• 出 版 者 •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昆明園路一六九號

• 發 行 者 •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文 學 印 刷 製 版 所 製 版
上海江寧路 685 弄 131 號

中 和 印 刷 廠 印 刷
上海淮安路七二七弄三〇號

文 明 印 刷 廠 印 刷
上海西藏路 337 弄 90 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美
國
的
悲
劇
下

醫生的決定，首先第一個後果，就是害得他們倆——洛蓓達和克萊特——大吃一驚，害怕得不得了。因為，到了這個時候，事情非常明顯，對洛蓓達來說，不正當的關係必然會暴露，並且給人家看不起。克萊特來說，就是醜事被揭發，一生毀了。而且，他們一向就心害怕的，正就是這麼一個下場啊。接着，至少克萊特是這樣，那陰沉的墓罩好像慢慢地往上稍微捲起了一些。說不定正像醫生所說的那麼樣——這是在神智清醒過來以後跟他說話的時候告訴他的——還並沒有到最後的關頭。雜貨店裏那個人，還有蕭特和醫生都提起過，說不定是她搞錯了。這一個說法，對於她固然並不能引起什麼快樂的反應，不過對克萊特來說，卻引起了一個不良的後果——弄得他有了一種麻木的心理。這一種心理，原因所在，主要是由於他一直害怕他自己解決不了這樣一個問題，再就是萬一真是這樣，那他的事一定弄得身敗名裂。這樣，反倒弄得他不再拚命地掙扎，而只是把進一步的行動反倒拖了下來。因為，這是他的天性這樣。雖說他也清清楚楚了解到，要不是他馬上想方法，那就說不定會有悲慘的結果，可是，此外找什麼人，而且可以不致於危害到他自己，他覺得這還是太不容易。而且，用他的話來說，醫生已經「拒絕了她」啦。再說，蕭特的話竟然會這麼不值錢啊！

可是，在後來兩個禮拜中，還有在這兩個禮拜過去以後，除了惶惶不安地想着此外該找別的什麼人以外，他並沒有想到該另找哪一個人。隨便問人家，這真太難啦。簡直就做不到嘛。而且，他現在又能問哪一個呢？問哪一個呢？這類事就是得花時間，不是麼？不過，就在這個時候，日子一天天過去，他和洛蓓達兩個人都有充分的時間，可以考慮到萬一醫藥方面、手術方面沒有辦法，那他們該怎麼辦——彼此對於對方該怎麼辦。因為在洛蓓達方面，雖說不斷地催，即便不是嘴巴上催得緊，至少是工作的時候她那一種表情、神情催得緊，可是她已經下定了決心，決不就這樣給拋得一個人孤零零地掙扎下去——她決不能這樣。另一方面，她看得清清楚楚，克萊特什麼事都沒有做。除了他過去試着做的那些事以外，他現在根本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他並沒有什麼親近的人，因此，他只能把這件事當做假想的問題，跟某幾個人談談，希望能打聽到一些有幫助的消息。另一方面，說來好像太不切乎實際，並且存心逃避似的，就是在平常的晚上，在禮拜天，還有尋歡作樂的天地在向他招手，桑特拉就是這一種天地中的一分子。在那些時候，雖說洛蓓達的情況和心境那麼可憐，可是人家還叫他到處跑，他自己也就到處跑，因為，那經常出現在他心裏面的可怕的災禍的影子，這樣他就可以暫時忘掉了。只要他能幫她躲過這場急難，那該多好啊！只要他能做得到，就多好啊。可是，沒有錢，沒有親近的人，醫界的情形又不熟悉。退一步講，即便說不上是真正的醫界吧，就是一些亂搞性關係時彼此偷偷救急的那一套辦法——譬如像格里恩，但維遜旅館中的茶房好像就很懂得，可是他又不熟悉。他自然已經寫過信

給拉特勒了，可是並沒有收到回信，因為拉特勒已經搬到佛羅里達去了，克萊特的信還沒有轉到他手裏。拿本市的人來說，他所有最熟悉的人不是跟廠裏有關係的，就是跟社交界有關係的——這些人一方面太缺乏經驗，或是太危險，另一方面又太疏遠，太危險。因為他跟他們任何人都說不上太親近，還不能得到他們的信任，替他保守秘密。

在另一方面，他還非得想個什麼辦法不可——決不能聽任不管隨它去。洛蓓達顯然就不會永久放任他這麼辦——她的事既然隨時都可能給揭露出來。因此，他真是隨時隨地動足腦筋——不論是什麼機會，即便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或是一般人一定認為是絕無希望的，他都抓住了不放手。譬如說，有一次，跟他同事的一個工頭碰巧談起，說他那一個部門過去曾經有一個姑娘『遭到了麻煩』，不得不離開了工廠。他就利用這個機會問道，要是這一個姑娘沒有力量照顧小孩，或是不願意生小孩，那據他推想起來，她該怎麼辦呢。可是這個工頭跟他一樣缺乏經驗，只是說道，要是她認識什麼醫生，那她也許就得找醫生去，不然的話，就得『硬挺過去』——這樣，克萊特還是沒有問出所以然來。在另一次，在一家理髮店裏談起明星報上登載的一段新聞，說有一個姑娘正控告本地一個浪子不履行諾言。人家說，她除非逼不得已，『決不會控訴這個傢伙的。』克萊特馬上滿懷希望地抓住了這個機會說，『不過，你看她能不能想個什麼逃得掉這場急難的方法，同時又不必去嫁一個她不喜歡的人？』

『嗯，這件事並不像你想像的那麼容易辦到，尤其是在這一帶，』那一個正在替他理髮的自

作聰明的傢伙解釋說。『第一，這是違法的。第二，這得花很多的錢。要是你沒有錢啊，嗯，當然，有錢好使鬼推磨囉。』他一面又用剪子剪起來，這時候，自己正有問題解決不了的克萊特，就在心裏盤算這話多實在。要是他也有好多錢——就只要有幾百塊錢吧——他現在也許就可以拿出來，並且可能說服她——誰能說得準呢——由她自己到什麼地方去設法動手術。

可是，一天一天過去，他還只是每天自己跟自己說必須找到一個什麼人才行。洛蓓達呢，也在自己跟自己說，必須由她自己想個什麼方法——要是克萊特再這樣下去，她決不能再依賴他了。這一種恐怖，決不該看成兒戲或是含糊過去啊。這是對她的一種虐待啊。一定是克萊特還沒有認識到這對她，甚至對他，會有多麼可怕的影響。因為，要是他不能像他自己一清二楚說的那麼樣，幫她逃過這一場急難，那就當然別以為她會獨自一個人支撐住那將要緊接着就來的暴風雨。那絕對不行，絕對不行，絕對不行！因為，在洛蓓達看起來，克萊特到底是個男子漢啊——地位也好——可是目下遭難而脫身不了的是她，不是他啊。

照例應該第二次月經來的第二天，她終於發現她最耽心的事是千真萬確的了。從此以後，她就想盡各種方法，說明她是多麼痛苦得不是言語所能形容。還不祇這樣，在第三天，她就寫了個條子告訴他，說她決定當晚再一次去看格羅佛斯維爾附近那一個醫生，雖則他前一次已經拒絕過，她也管不得許多了——她實在太急了——並且還問克萊特打算不算伴她一起去——既然他什麼事都沒有做成功，因此，雖說他跟桑特拉還有約會，他也就馬上答應了——他也覺得這件事

比任何事都來得重要。他必須拿工作當藉口向桑特拉推託一下。

這樣，他們就第二次去了。一路上他跟洛蓓達談了很多，談得很心慌，無非只是解釋一下，爲什麼到目前爲止，他一直沒有搞出什麼名堂來。此外就只是說了一些空話，稱讚她這一次這樣幹法有勇氣等等的。

可是醫生還是不肯幫忙，結果也確實沒有幫忙。她差不多等了有一個鐘點，等他從別的什麼地方回來，可是結果只是把她沒有好轉的情況以及她極度恐懼的心理告訴了他。在他方面，一點也沒有什麼暗示，足以說明他會動手，雖說他是有這個本事的。這是違反他的成見和倫理觀念的啊。

這樣，洛蓓達就又回來了。這一次沒有哭，事實上是太悲哀了，連哭也哭不出來了。那就要臨頭的災難，還有那跟着一起來的可能的恐懼和不幸，把她壓得喘不過氣來了。

克萊特呢，他聽到了這一次失敗的消息，終於慌亂沮喪地沉默了起來，連一絲一毫積極性的主張也都沒有。他不知道說什麼的好。他現下最害怕的，只是洛蓓達跟他提出什麼他在社會地位方面、經濟方面無法接受的要求。不過，關於這一點，在回家的路上，她什麼都沒有說。相反地，她只是坐在那兒，眼瞪瞪望着窗外——想着那一小時、一小時愈加逼近、愈加可怕的、怎麼也擋不住的災難。爲了找個藉口，她推說她頭痛。她希望不要有什麼人在她旁邊——讓她可以好好地想一想——想個解決的辦法出來。她非得想個辦法出來不行。這是清清楚楚的。不過什麼辦

法呢？怎麼樣想出一個辦法來呢？她能怎麼幹呢？她怎麼樣可以逃得掉呢？她覺得自己像是一個被逼得緊緊的野獸，必須爲了自己的一條命，向重重的災難鬭爭。她想到了上千種渺渺茫茫，完全不可能實現的逃避方法，最後還只是回到了唯一可靠的路子上來。她的確認爲這應該是做得到的——這就是結婚。而且爲什麼不可以呢？不是她什麼都給了他，而且違反了她自己正確的判斷這未做的麼？不是他硬勸她答應的麼？再說，就這樣把她丟在一邊，他這成了什麼人啦？有的時候，尤其是最近急難爆發以後，由於桑特拉和格里菲斯家的關係，由於他認爲這件事對他在這兒的美夢是致命的打擊，他的態度就明明白白表示出，愛情是完蛋了；至於她今天的處境，他所想到的，與其說是對她的影響，不如說是對他自己的影響，以及必然會連累到他身上的災害。這一種態度，一直叫她非常害怕。等到她連害怕也不再怎麼害怕的時候，這一種態度就非常引起她的反感，最後就慢慢引導到一個結論上面去：她既然處在這末急難的境況下，那她就有正當的理由，可以提出她平常連在夢想中也不敢提出的要求，那就是結婚。因爲，除此以外，也沒有別的什麼路好走啊。而且爲什麼不可以提出呢？她的生命不是跟他的一樣值錢麼？不是他自願跟她結合的麼？那末，爲什麼他現在不該努力幫她的忙呢——這一點既然不成了，那爲什麼他不該作最後一次的犧牲呢。要挽救她，這顯然是唯一的辦法了啊。歸根結蒂說起來，他今天所關心的這一切社交場中的人，到底算得上什麼啊？憑什麼，他可以單祇爲了這些人而要求她在這一種急難中間犧牲她自己，犧牲她的前途，犧牲她的名譽？人家根本沒有爲了他犧牲過什麼啊，當然比不上

她爲他承受的犧牲啊。當初他是怎麼樣要她順從他的心願的，現在他厭倦了——在這急難中間，難道就該聽他把這一點當做理由，把她扔掉麼？他對這些社交場中的人，興趣這麼大，可是，即便這些人吧，不管他跟他們是什麼關係，不是也會一致認爲她目下不得不走的路是完全正當的麼？

她心裏老是默默想着這件事，尤其是在第二次向格蘭醫生求救失敗，回家來以後。她的臉上，有時候顯示出了一種抗拒、堅決的神色。這對她來說，好像是過去從沒有過的，只是在這一種環境的逼迫下才突然顯露出來的。她的牙床比先前咬得緊一些了。她已經下定了決心了。他非得跟她結婚不行。要是沒有別的路子可以逃得掉這場急難，那她就非得叫他跟她結婚不可。她非得這樣不行——她非得這樣不行。只要想一想，想想她自己的家、她的媽媽、格雷·瑪爾、牛頓夫婦，還有所有認識她的人——想一想那足以叫所有跟她有關的人——她的爸爸、兄弟和妹妹撕裂心肺的恐怖、痛苦和恥辱啊。這絕對不行！絕對不行！絕對不能這樣，也決不會這樣！絕對不行。克萊特過去一直多少看重他自己在這兒的前途，因此，即便在這個時候吧，她也還覺得，堅持這一點也許是過分了一些。可是，此外叫她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因此，到第二天，克萊特接到一張條子，要他今晚務必來一次。這在他也覺得很詫異，因爲昨晚上他們就有好幾個鐘點在一起啊。她有話要跟他講，而且信裏面還有一種口氣，好像在表示或是暗示你敢不來的意思。這種口氣，在她過去給他的信裏面是從沒有過的。他馬上想到，這一種局面，除非馬上解決，將來的危險性一定非常大。這一種想法，沉重地壓在他心頭，弄得他不

得不裝出滿不在乎的樣子，答應去看她，聽聽她的解決辦法是什麼——再不然，就是聽聽她要訴些什麼苦。

他很晚才到她房間裏去，覺得她好像比禍害發現以來任何哪一個時候都要鎮靜些。這一個情形，倒叫他很詫異，因為他原以為她一定是淚容滿面的啊。這時候，她好像是反倒面有喜色的樣子。這是因為她正在心慌意亂地考慮，怎麼樣能找到一個她自己能得到圓滿解決的辦法，結果勾起了她天生聰明的性格。在這時候，就是這性格在發生作用啊。

因此，在直接說出她心裏面的打算以前，她先問道：『克萊特，你還沒有找到別的什麼醫生，或是想到別的什麼辦法，是吧？』

『沒有，還沒有，蓓特，』他非常耽心喪氣地回答說，實在他自己的腦筋也已經緊張到了快要破裂的程度了。『你也知道的，我一直在想找，可是，要找一個敢接這件事的人，真他媽的困難。憑良心說，說真心話，蓓特，我差不多要楞住了。除非你想一個什麼辦法出來，我真不知道我們該怎麼辦才好。你有沒有想到或是聽到可以找別的什麼人？』因為，她第一次去看醫生以後，他在言談中間就馬上跟她暗示過，只要她跟哪一個外籍姑娘建立起相當親密的關係，那也許就可以探聽到一些對他們倆都有好處的消息。可是洛蓓達不是那種性格的人，能一下子就建立起這一類的友誼，因此後來並沒有什麼結果。

不過，他所謂『楞住了』，正給了她一個她真正盼望着的機會，好把她的意思提出來。她覺

得這是避免不了的了，而且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不過她還是耽心克萊特會有什麼反應，因此，怎麼提才好，她倒是有點兒躊躇。後來，她搖了搖頭，同時顯露出了她心裏的確感覺到的慌亂的神情，然後終於說了出來：「恩，我跟你說，克萊特。我一直在想這件事，我看不出有別的什麼辦法，除非——除非，你，恩，跟我結婚。現在已經兩個月了，這你也知道。而且，除非我們馬上結婚，人家誰都會知道，不是麼？」

她這麼說的時候，她的神情可以說是兩種東西混合起來的。一方面是表面上很勇敢的樣子，這是由於她自信她的立場是對的。另一方面就是心裏面捉摸不定，不知道克萊特的態度怎麼樣。加上他臉上這時候突然顯出詫異、反感、捉摸不定和害怕的樣子，他那神情就變得更加顯著了。至於他這一種變化，如果足以說明什麼，那就是：她在平白地傷害他。因為，自從他跟桑特拉一天天接近以來，他的希望已經非常熱切，因此，這時候聽到了洛蓓達這末一種要求，眉頭就皺緊起來，他的神情，就從方才雖然慌亂可還和藹可親的神氣，一變而為又害怕、又反對、又堅決想逃掉這可怕的後果似的。因為，這麼一來，他就整個兒給毀了。桑特拉，他的工作，由於格里菲斯這一家而引起的，他對社會地位方面的希望和野心，這一切就得丟光了——什麼都丟得一乾二淨——這一個念頭一方面叫他厭惡，一方面弄得他很躊躇，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不過他決不這麼幹！他決不這麼幹！他決不這麼幹法！絕對不行！絕對不行！絕對不行！絕對不行！

可是，隔了一會兒以後，他含糊糊地叫道：「恩，啊，蓓特，這對你自然是很好，因為這

麼一來，就什麼事都解決了，一點兒麻煩都沒有。可是我怎麼辦？實際情形既然是這樣，你一定不會不注意到我可不是那麼容易啊。你也知道我根本沒有什麼錢。我所有的，就只是這一個職業。而且，那一家對你還什麼都不清楚——一點兒也不清楚。要是現在突然真相大白，人家知道我們一直在一起，這件事又已經成爲事實，我必須馬上就結婚，啊，他們就會知道我一直在哄他們。這樣，他們一定會非常痛心。結果怎麼樣呢？他們甚至可能把我開除出來。」

他頓了一頓，看這一個說法有什麼效果，可是他發現她只是有一種疑疑思思的神情。最近他每次推託的時候，洛蓓達的臉上就有這一種表情。他就想利用一切可能的花招，想法能把這突然提出的問題拖延一些時候再說，因此就裝得很起勁可還是含糊糊糊地接着說：『再說，也不一定我就找不到醫生了。我一直運氣不大好，不過，也並不是我一定就找不到。現在還來得及，不是麼？當然還有時間。反正在三個月以前還來得應。』（在這以前，他接到過拉特勒一封信，對這件事提出過意見。）『前一天，我聽說過阿爾巴尼有一個醫生也許肯幹。總而言之，不妨先去看看他，才能斷定他行不行。』

他說這些話的時候，態度是閃爍不定的，洛蓓達也看得出他只不過是在撒謊，存心拖延一下罷了。阿爾巴尼根本沒有什麼醫生。而且，他顯然對她的提法很有反感，只是在想什麼辦法可以躲得掉。她自己也明白，他過去從沒有直截了當說過要跟她結婚的話。雖說她可以敦促他，可是歸根結蒂，她也不能逼着他做什麼事啊。他也許會一個人一跑了事。他過去就曾經說過，說要是

爲了她，萬一害得他丟了這差使，他就準備這末幹。他感到這麼大興趣的這個社交界，要是現在給剝奪了，還不得不照顧她，照顧一個小孩，那他也許更想走這一條路啦。這一層考慮使得她比較謹慎了一些。她原來想老老實實堅決地把話說出來的，可是現在就把語氣改變了一下，雖說她的處境是多麼急迫。在他呢，想到了以桑特拉爲中心人物的那一個光輝燦爛的天地，現在正遭到了威脅，心裏正是慌亂得無以復加，連清清楚楚地考慮一下都辦不到了。要是爲了他自己和洛蓓達兩人所湊成功的那個天地——一個小小的家——一個小孩，每天忙忙碌碌的生活，全得靠了他那一點兒薪水，維持她和那一個小孩兒的生活，而且從此大致永遠也脫身不了，爲了這一些，他就得把那另一個天地丟掉啊！天啊！他只覺得一陣厭惡的心理。這他幹不了，也決不會幹。可是，他這時候也很了解，他所有的夢想，可能就在快實現的時候被她輕易地粉碎了，而這一切，都只是因爲他走錯了一步路。這麼一想，他就態度謹慎起來，他那運用手腕和狡詐的性格，就爲了實際環境的需要，平生第一次施展出來了。

就在這同一個時候，克萊特在內心裏面也羞恥地感覺到這人變得多快。

可是，洛蓓達這時候說：「哦，我也明白，克萊特，不過你自己方才也說你給楞住了，不是麼？而且，要是我們找不到醫生，那末，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就更糟啦。不能說一結婚，幾個月就生孩子啊——這你一定明白。誰都明白這個道理啊。再說，除了考慮到你以外，我還得考慮到我自己。還有小孩。」（就只提到那還沒出生的小孩，克萊特就好像給人打了一巴掌似的，慌忙

往後退縮。她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克萊特，兩條路中間，我實在必須馬上走一條——不是結婚，就是想法逃過這場急難，你可好像沒有法子幫我逃過這場急難，不是麼？要是你耽心我們結了婚，你伯父會有什麼意見，或是做出什麼事情來，』她不安而又態度溫和地接着說，『我們爲什麼不先馬上就結婚，然後暫時保守一下祕密——能保守到什麼時候就保守到什麼時候，或是你認爲該保守到什麼時候就保守到什麼時候，』她很聰明地接着說。『同時，我就可以回家去，把這件事告訴爸爸媽媽——說我結了婚了，不過暫時還得保守一下祕密。然後，到了那時候，到了情形很糟，我們要耽下去就不得不說出來的時候，只要我們願意，我們不妨就搬到別處去——我是說，要是你不願意你伯父知道的話。再不然，我們不妨宣佈說我們在前些時候已經結了婚了。現在很多人就這麼幹啊。至於說以後的生活，』她接着說，一面也注意到克萊特臉上突然有一陣倔強的影子像一陣烏雲似地掠過，『隨便什麼時候，我們總可以找到事情幹啊——我知道我自己就一定找得到，至少在小孩子了以後。』

她剛說話的時候，克萊特坐在床沿上，不安而遲疑地聽着她這一些話。可是等到她講到結婚啊，搬到別處去啊這類話的時候，他就站了起來——他心裏禁不住只想起來走動一下。當她最後說到孩子生過以後就去工作那一套濫調的時候，他就對着她望，眼睛裏顯出的簡直是驚惶的神色。想想看吧，又要結婚，又要輪到這個地步，幹這類的事，要是運氣好一些，又沒有她來妨礙他，說不定他可能跟桑特拉結婚啊。

『哦，是啊，這對你自然很好，蓓特。這樣一來，你就什麼都解決了，可是我呢？啊，噓，憑目下實際的情形來說，我只是在這兒剛剛開了一個頭。要是我現在捲捲舖蓋滾蛋，並且人家要是發現了這件事，自然我就非得走這條路不行，那我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我又沒有別的事、別的行業好幹。這樣，我們兩個人也許都很糟糕。再說，伯父給我這個機會，是我求了他才給的，要是我現在一走了事，他就永遠也不會再幫我忙了。』

他一緊張起來，就忘掉了他過去一再跟洛蓓達說過的話，就是他自己的父母並不是完全沒有辦法，這兒的事，要是不合他的胃口，他可以回到西方去，也許可以在那兒找到什麼事做。正因為想到了這一點，她這時候就問道：『我們不可以搬到丹佛去或是什麼的？你父親不是會樂意給你找一個什麼事麼？至少暫時對付一下麼？』

她的語氣很柔和，帶着懇求的樣子，想憑這一點叫克萊特感覺到情形還沒有像他想像的那麼糟。不過，關於這件事，竟然還提到了他父親——偏偏以為他可以幫助他們倆免得幹下賤的苦工，這真是太難了。這足以說明她對他實際的情形了解得多不夠啊。更糟的是，她還希望這一方面可以幫一點兒忙。將來發現幫不到忙的話，她就可能爲了這一點還要責備他呢——誰能說得準呢——責備他對這件事撒了謊。這也充分說明了結婚的念頭必須打破，如果做得到的話；而且必須馬上就打破。這不行啊——絕對不行。

可是他該怎麼樣反對這個念頭而又不致於出毛病呢。因爲，在她方面，覺得有權跟他提出這

個要求啊——該怎麼樣冷冷地公開告訴她說，他不能跟她結婚，也不會跟她結婚？而且，除非他現在就說，說不定她還以為她有正當合法的理由，可以逼着他這麼幹啦。說不定甚至她還以為她有權可以到他伯父那兒去——堂兄那兒去（他在想像中看見了基爾勃特那冷冷的眼睛），而且把他做的事給揭發出來啊！那就什麼都毀了！什麼都垮了！桑特拉啊，這兒所有的一切啊，他的美夢就一古腦兒完蛋啦。不過他在這時候想到的話只是：『可是我不能這麼幹，蓓特，至少現在不行。』這一句話，馬上叫洛蓓達在這時候有一個想法，就是結婚這一層，他在目前情形之下是沒有勇氣反對的——他不是說麼，『至少現在不行。』可是就在她這麼想的時候，他馬上很快地說下去了：『再說，我不希望這麼快就結婚。在這一時候，結婚對我影響太大了。第一，我還不到這年紀，而且結婚的本錢我一點兒也沒有。而且我不能離開這兒。到任何別的什麼地方，跟這兒一半也趕不上。你了解這個機會對我關係多大。我的爸爸情形是不壞，可是伯父做得到的事，他做不到，也不會做。這是你不了解，不然你就不會要我這麼幹啦。』

他停了下來，但見他那張臉顯得又害怕又倔強的樣子。他正像一隻困獸，給獵人獵狗追得緊緊的。可是，洛蓓達以為他根本的原因，全在於萊科格斯的社交界跟她自己低微的地位恰好相反的緣故，而並不是因為有哪個地位高的姑娘引誘了他，因此，她就很不滿地反駁他，雖說這並非是她原來的本意：『哦，是啊，我也清楚你為什麼不肯離開這兒。並不真是因為你在這兒的位置什麼的，而是因為你老是跟他們在一起，這一些社交場中的人啊。這我明白。你再也不把我放